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

宋 李昉等 編

工藝

之批並結反有際之處因而批之兮自穿始以一剖終以萬全匠石代之以運斤未可爭長孔闕殺之而用劒難乎同年則說屠羊以淺術望鼓刀以戰慄期百發而百中笑無固而無必乃知丁之道也可久丁之伎也難有利推百鍊不愧於太阿聲中八音自合於經首咸池樂章名日居月諸勇其賈餘君欲口傳等文惠之相好我亦神遇覺良庖之不如若然者遊合逍遥之事刃合虛白之意倘遊必有方刃何不利冉冉兮雖不可知恢恢兮常有餘地方

將解千牛然後躊躇以滿志

右賦題出莊子故多用其文

大巧若拙賦以隨物成器巧在乎中為韻　　白居易

巧之小者有為可得而窺巧之大者無朕一作迹不可得而知蓋取之於巽受之以隨動而有度不工合規一作舉必合規故曰大巧若拙其義在斯若一作爾乃掄材於山一有木字審器於一有軌字物將務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剪拂故為棟者任一作資其自天而一作之端為輪者取其因

地而一作之屈其工一作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於一作依法有程既游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無所棄用捨在於頤指一作取捨資乎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為而為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易於事豈朝疲而夕倦庶日省而月試知大巧之有成見庶物之無棄然則比其義取其類豈朝至其類一無此三十二字亦猶善為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刳劂自得不矜之能器靡雕

鍥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謂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匠一作人之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異杞梓材殊罔枉枘以鑿罔破圓爲觚必將考廣狹以分寸定一作審刓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可謂藝之要道之樞一無此八字是謂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明若蒙大盈若沖一作大盈若沖大明若蒙是以大巧棄其末工則知巧在乎不違天真非役神二字

一作勞形於木人之內巧在乎無枉物性一作情非勞形於棘猴之中一作非役神於刺之中若然者豈徒與般爾之輩騁伎而効一作校功哉

一作皆集本似不及古書之善

工先利器賦以器苟未精將何為巧為韻　魏式

工有習藝求名志在不朽乃言曰藝未達不可求以諸已器未精徒勞措以其手安得輕進自貽伊醜於是磨礪為先動用為後試疑作誠旨趣之可尚實果決之不苟

所謂作事謀始本立道生繩墨盡索斤斧畢呈慮姸媸之稍違而或愆規矩審鋒鋩以求銳必取專精懃懃不怠矻矻有營欲盡心於鈹鏤用度木於林衡亦如舟楫良然可思其濟涉耒耜利始得議其耦耕於（一作原）其發硎可親以精為貴不然何以能久用之不既驗樸斲之有辭懼剞劂之猶未爰究爰度無或不良揣八材之質淬百鍊之鋼然後切磨効奇成至寶之美剞刻中度用巨材之長呈機巧以盡善豈濫窳之是將且斟酌不撓

矜名嘗巧雕鎸非他施功幾何旣適心而便手因投刃以攢柯向使因循為心則器必殘缺若茍且從事則人亦詆訶安得不分班倕之玄妙就玉石之琢磨覬夫欲展而能先礪其器以工立喻則人不二可為庶事之規寧比匹夫之志故曰用藝者儆戒不遠立身者得失由斯若幸而濫進則人必爾窺是以君子不容易於所為

運斤賦以上下相應其志同為韻　　席夔

道貴乎樸物疵於妄為謀者必定於前執技者可以事

上緊郢人與匠石能器合而神王至復在鼻將欲表微
揮拂以斤何其用壯既分庭以離立亦持刃而相向於
是算錙銖慎取捨運之於手將匪疾而匪徐愜之於心
寧我欺而爾假志而必中同引滿於彀中妙不可傳猶
斵輪於堂下況乎器也利工也良壯前趾耀雄鋩以身
運臂兮臂可使以彼契此兮此可忘迫其勢則成風合
響激其石迴飛電分光欲臻夫妙在慎其相故受刃者
不為股慄執柯者無聞手傷向使受刃者震懾執柯者

勵勦則必滅爾鼻而剢而疑作爾面豈唯破我斧而缺我斨用詩語亦猶朋儕見知工用可稱藝成道得合調諧聲豈同夫衆人遇我狂夫阻之瑑瑑庶匠丁丁在兹得雝婁督繩而尚失以公輸削墨而猶疑安能霜刃投虛必去乎蠅翼圓柯在握不失乎毫釐是吾質也實惟何其知音可托無乃後時客有多才博雅好奇尚異糟粕既得頗讀古人之書鑿枘可規願行夫子之志將求輪扁之術以廣運斤之事乃歌曰彼二子兮以藝相崇得一

理兮其心則同運斤在手誠可懼堅立不動神之雄豈運斤者妙其術堅立者知其工幸見遇於郢匠無軗疑作轂響於成風

第二同前韻　獨孤授

漆園傲吏志愜神王和而不唱或崆峒之間或濠濮之上誠道樞之同體表人情之異狀爰感激於惠施乃興之於郢匠嗟乎功疑有善價吾道之亞既出鬼而入神亦千變而萬化可以迎夫遠近可以接夫上下用之朋

友管鮑可以全交行之君臣桓文可以致霸請言其始

也鼻之堊兮匠之良子有度兮我有長形枯木兮自若

斤成風兮允臧土微微以霞散刃熒熒以電光信之者

雙美疑之者兩傷其為心也以濟其為妙也更相吾固

知青蘋之術兮空設公輸之巧兮徒嘗實由氣同者合

聲同者應揮手餘地因悟解牛之能忘情銛鋒究識狎

鷗之興豈兩賢之相厄乃二人之俱別有不度其時不

揩厥疑蒿目猶視蓬心自師代匠石而忍垢騁鋒刃而

勿思永昧心得圖為面欺苟臨事以率爾成後悔而悽其且傷於手之是懼亦何暇乎涅而不緇曷若素緝乃事爰定乃志料輕重審同異曾無恐泥之憂頗識斷金之利雕鏤合乎神理磨礱出乎人意苟自得以忘形亦可斵乎有鼻至於道洽情融體異心同求之不得感而遂通利器見投尚蒼黃於麾下良工斯在乃拂拭於塗中君既有執柯之便豈比夫按劒之雄

攻堅木賦 以學者攻藝必求至精為韻

李程

工之制器兮雕乎朴人之興藝兮志乎學利用者擁腫無前善扣者舂容乃覺多聞匪闕於疑殆成器克資乎雕斲故硏精方啓於憤悱用當各施於輪桷且夫材有柔勁工有趣捨于以鑽木後其堅乎于以揮斤先其易者鉤繩定其規矩斧斤飄其上下剖劂罔輟疾徐既工鏟鱗皴於理外撫精粹於文中攢節劃以洞解奧義渙乎遂通則知藝或有孚雖至剛而斯剞疑剖學乃將習奚異端之可攻方同規於大匠期繼業於良工是以木碎

其節學殫于藝殊宰我之難雕匪般倕之易制既飾以文亦麗其質講學所貴乎無方摧堅不可以無術每投虚以措刃故功倍而身逸盡乎精微之理誰謂不然得於心術之間孰云無必藝通玄兮堅剛則柔學通微兮指歸可求俾不才而成用化扞格以優游工之成功志之所至信念兹而在兹因𠤎物而醜類之木也破其輪囷之學也究其奥祕礱斲斯成良工有程殫材人之學好剢者之精終朝匪勞於矻矻空谷誰聽乎丁丁既成

風於郢匠期大扣於希聲

刻桐為魚扣石鼓賦以感通難測萬里相符為韻

物不可以智識念斯石之何為匪玆梧而不克況乎鼓與魚兮非類吳與蜀兮異域何合應於自然杳勵響而不測刃乃霜落鱗非錦攢擊蘊玉之形鏘鏘屢出嵌嶧陽之幹唯唯可覩叩寂寞而大音斯發中鏗訇而餘韻不殫是知同聲者其和易殊器者其應難逢逢之韻且千讙讙之音相萬不擊不考奚呈響亮之功大鳴小鳴

豈抱沈潛之怨運之靡終應而不窮覩之者謂聲存視聽之表疑之者謂音在髣髴之中練響而洪纖皆答化氣而遠近必通初窈如於緜古倏坎然於暗空非誠貫可覽將神交所感孤生之質徒効用於汕汕可轉之姿終奮響於坎坎嗟乎石之為鼓也發於異鄉桐之為魚也來彼殊方何終歲之寂寂忽盈耳以洋洋自得於愜心應手豈待乎玉質金相棲鳳之稱既罷在藻之用何長扣之不止音亦無已詎徵冥應之言適諧響答之美

相須以成事有類損篪相應以成聲寧限道里則知審音斯發者不可誣懷聲思擊者不可孤諧千古之善應為二物之合符向不遇張司空也知其蓄靈響而已夫

棘猴賦 以視之不見能盡巧心為韻

楊宏貞

昔燕王好奇術客嘗巧刻棘刺之微物成沐猴而不撓毫末之細雕籠疑既施雎盱之狀委曲無遺嘗疑晏陰之靜景辨騰捷之幽姿其始未覯如將受欺虛無之中既焦心於覬者杪末之上究成形以究之實兮若虛的

爾纔見霏微而草上霑露纍壓而條端集霰閃孤光而乍分拂輕霭而將眩觀夫至精惟一至小無朋豈側陋之于用在良工之所能不食而安終有殊於狙怒窮高是處亦何異於猱升原夫作者經之其勤至矣積冲妙於靈府假鋒鋩於纖指蓋以神遇寧將目視因予有用之質造彼無間之理何剖劂之一變若還跳之義疑止伊竹間之猿父大小相殊相木杪之獮猢依憑酷似若乃徵物類較能不貫虱心者未喻其精微巢蚊睫者自

然之妙有庸知造物之意暫假斯人之手披左生之賦方此由心驗韓子之書誠其滕口事遠前古名聞至今雖幽通之不測終髣髴而難尋然因棘為猴因成其麽質乃覩猴在棘無異於喬林蓋同符於神化而中出於人心斯語可徵妙能曲盡倘雕蟲之不棄希定價於平準

執柯伐柯賦 以覩則於手人道寧遠為韻 謝觀

手運斧而方圓自縱斧有柯而規模可覩成疑作誠取則

之非遠曷持心以常難是知選材於山操刃于手將散朴於大巧是侔形於妙有則可審分寸定妍不脫故而圖新瞻前而顧後然後擬議是啓經營靡停方坎坎以無撓聿丁丁而未寧觀所措而舉措因其形而制形且勿謂效之難尚俟乎繩墨勿謂象之遠仍憂乎差忒左手將舉其樸斵右手足見其成式不離指掌之傍自有短長之域龜鏡頗邇儀容在側見機而作成於目擊之間殷鑒不遠便契握中之則何必公輸是集梓匠具陳

雖欲遠徵其類不如近取諸身於造次顛沛之時尚思行已在一顧一盼之所何必求人庶得揣稱攸宜諮謀可考冀析薪之入用知鈇斨之足保終懷繼踵之誠未爽從繩之道嗟乎柯在手兮至近不能覩者有諸道于身而豈遠不能行者信歟故取則於人者失聞道於人者踈乃可端其末慎其初反視於周旋之内收心於蹤動之餘因而利焉是可宗也譬以身者方或同於夫如是正其規從其本揆度而枉柄無阻睥睨而迷途自返

儻忠恕之内存信率性之非遠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一百二　　宋　李昉等　編

器用一

鼎賦

趙良器

夫君所以為天下重者以其寶位鼎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神器則君得鼎以祚長鼎應君以時昌故黃帝徵大匠稽舊章異國貢物遠人來王鏈銅於雷首之下合冶於荆山之傍聲沓沓以海沸氣瞳瞳而電光乾坤於是震動日月於是昭彰歘然烟收而爐滅卓爾成功而効祥煥以雕文錯虬龍之鱗介騰乎瑞色雜天地之玄黃蓋聖人所以享帝養賢烹飪薦祉重以安國利以出

否納之不以其道則君失其人聽之不以其聰則雉鳴於耳是以囊括衆彙恢模崇深苞木火於六爻之象鏤山川於九牧之金於是總百靈之異見萬國之心然美其影射金晶光飛玉鉉論者徒議其小大觀者寧識其深淺故道歸天命無勞楚子之言德自休明實賴王孫之辨爾其法剛柔之節順行藏之志乃有道則見生於汾水之陰無道則隱没於彭城之地可以斥奸慝可以禦魑魅應時而動吉無不利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

謂明何明聖之至神契陰陽之至精德表先知火不燃而自沸量含光大水不汲而自盈既去故以元吉終取新而利貞則知執虛以待物者正乎位體柔而進巳者宜乎亨故能應皇家之至德垂不朽之鴻名

寶鼎賦　梁德裕

昔軒皇之有天下也鑠至範恢崇謨用建皇極永康帝圖徵鐵於晉國之野鑄鼎於荆山之湖以陰陽作炭以天地為爐下碎礦而星入鼓長扇而風驅炎氣旁飛寒

雪影消於玉馬紅光四照晴日色掩於丹烏於是以泄以寶以鎔以模故寶鼎之芳跡斯可得而聞乎爾其為狀也下實上虛外圓內朗玉鉉金耳之飾巽木離火之象法三台之位均九州之壤鏤厥奇狀文有鸞鳳蛟龍禦其不若惟無魑魅魍魎故夫長子主之而祭聖人饗之而養徒覿其闡微洞幽崇德辨義作域中之寶通天下之利不汲而盈不炊而沸輕重自隨於德元亨克保於位楚問伊川表周王之至德齊求穀水豈人功之可

致當今鼎命翹車鼎刑措獄道德以爲矩敦龎以淳俗不敢取疑作法於六籍不徵金於九牧自獲汾水以定郟鄏邁軒后於往圖遺夏王於後籙況伊尹作相由巢爲僕乃傴僂其身不覆餗於足朗日月於金鏡調風雨於玉燭庶績其凝百姓無欲愚雖復望於其道欲負之而踴躍二字出史記韓信傳

豐城寶劒賦　　達奚珣

劒之利者有豐城之寶鍔夫其始也赤山破耶溪涸洪

爐洞融金景熘爍雖發揮於人事乃兆朕於天作其為狀也鍜霆電明秋水殺氣森暎光輝四起歐冶失律風胡愕視豈徒決浮雲絕地紀若斯而已矣爾其大運迴薄陵谷推遷東南地一作此没不知夫數千百年騰精動地直上衝天斗牛之間夜雄雄然異金陵之浮王氣同寶鼎之在汾川本知浮精粹剛牛疑必備明而用晦者君子之時義窮而待達者丈夫之志事兼此數德難乎見棄知我者寡大賴張公每讀舊書多慈感通不覺毛

髮盡樹起雷息於冐中迫乎發蒙泉開祕匣文積幽翳上藏鱗甲磨礪畢兮見文章揺白日兮星煌煌鋒稜可畏動人膽表裏分明照眼光黄金裝兮緑鼂飾荷提攜兮耿霜色豈辱命於洪造冀成能於武力君其試將倚天外不日為君清絕塞苟軍國之用在豈能雌伏於一代

劒賦　達奚珣

代有劒兮物之至珍精鋼百鍊處匣千春含光匿耀守

靜全真蘊切玉之姿咸稱往歲呈斬龍之銳幸在今辰至如歐冶素蘊風胡久委許提拔而非遙期磨礱而在邇蓮鍔熒煌忌綠水之是投霜鋒煜爚諒碧天之可以（疑作倚）孰云巨闕亦曰龍泉借衛身而用光眉壽將行佩而永保流年俯而察乃白光畧地仰而觀則紫氣射天若乃取捨從人沉淪委質埋厚地之聲有年望司空之來何日擊兕之名已彰決雲之勢不失大哉寶劒之神用等天地而齊畢

秦客相劒賦以決浮雲清絶域通題為韻

有懐其寳而未别俟一作後以其時而自絶始藏用而有疑終因人而一决蓋時有遇否非事有工拙顧一二而擊轅之歌左右以相劒之説於越之君以五劒聞方潛神以閉匣非有意乎決雲且切白玉其猶泥斷絶蛟龍忽若篿泛夫以中庸之近者惡識天下之良劒有客來越其至自秦心以通於物理鑒有邁於人倫昔也闚風而悦今為觀國之賔以天機之見明利器之因天氣得

中而不易金精順理而無逆翼乎秋水之欲波渙乎春冰之將釋陽散陰漫霜鍔雪脊好勇者不能禦其折衝善説者不能離其堅白淌谷之馬未可齊乎此價傾城之金安得賣乎此容況非景罕匹流星莫闕

歐冶之術為優未見浮字官韻此名器因而有作明至寶不得無妄劒非人而何識人非劒而何相雖鍛鍊於良工皆等襄於哲匠劒之能寶疑以相著士之用可以劒明抱識者闕乎牽復藏器者以其彙征顧以小人之

道而進期君子之鑒惟清重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求劒如之何非相不得純鈞之器泰客所識非常人之區域

此賦多疑誤姑闕之

太阿如秋水賦　以如彼秋水容色為韻　賈餗

黯然若秋水者楚王有太阿之鋒窮其原則三尺成狀窺其底如百尺無蹤可以照魑魅鑒形容涵空而表裏泓澄詎私毫髮騰氣而風雲慘澹如隱蛟龍原其極良

治之功出洪爐之裏薛燭增駭風胡睨視千里萬里之
斜漢耿耿方併八月九月之洞庭沉沉相似深淺難測
精光不死磨越砥疑穿石之泉淬葛溪如貫河之水氣
晶熒而不息質瑩徹而難比流影耀金精之上涯涘皆
空凉颰鳴玉匣之中波濤不起韜映無慝疑作匿埃塵不
居澄曉峽顯清渠俯視則孤光溢目横窺而一帶澄虛
劳疑作劳臨挾刃之徒疑開别派近暎腰金之士似躍游
魚比練之流奚匹容舟之所寧如其文也流而無極其

清也掬之不得短長如任器之狀蕩漾有盈科之則似無雲之溪澗徑挺其形如落木之江湖深沉其色龍泉非偶巨闕難儔蓮影如植龜文若遊星綴明珠孰辨懷珠之浦環分圓月終疑映月之流泊乎霜露冷天地秋緜是剸劾敵決究雌故得名溢古今聲流遠邇解晉鄭於紛若掃欃槍於嗤彼予一智刃於胷中其精如此

斗間見劒氣賦以神物下潛精光上射為韻

王起

彼玉斗兮列乎太清此寶劒兮埋於豐城遥天式瞻諒

闌干以成象厚地斯祕遂熠爚而騰精若非五山錯秀六合含英則何以下藏鋒於顥銳上作氣於貞明伊昔雷氏未占張公莫訪祕龍淵之奇彩射斗牛之異狀或雄雄於曲柄之末或冉冉於斗杓之上金陵之王氣莫齊函谷之紫氣應讓可大可久乃聖乃神嗟日月之逾邁怨土石之湮淪劒也氛氲連白榆與紫貝星為疑作焉昭晰應龜甲與龍鱗下埋照以煌煌上和光於歷歷何寶鍔兮斯隱在璇璣而必覿鋒惟切玉處玉匣以逾深

氣則決雲每雲路而相射匪捨之則藏寶闇然而彰仰九霄而遊目知百鍊之雄鋩乍滅乍明有扶於佳氣若離若合更類乎神光靈氣則浮利用猶鬱當繚繞而縈斗自表至珍倘陸離而佩身寧逢異物可以察三尺之滯淹可以見七星之沉潛石藴玉而騰輝未專其美鼎居汾而見氣徒有其占固宜仰層穹求外野延瞰於衆城之裏冥搜於古獄之下則可以論國都驅駿馬是知劒氣之在斗間所以求伸於知者

斗牛間有紫氣賦 以平吳之後異色逾朗為韻　陳章

天空原清劒氣方呈始象奪朱之色未知埋獄之情氛昏乍歌淮海初平貫斗牛於九霄正當吳分藏轆轤於午夜遠在豐城歷彼歲時間於躔次雄芒既表半潛感靈物且悲乎遐棄增華台室方期猶疑作獨見之明流彩天階乍感衆人之意思上徹而既久欲旁求而未遂謂繞樞之電郁郁彌彰想干呂之雲亭亭自異殊祥可驗直質不渝委照自歸乎有晉藏鋒若避於亡吳對西揭

之皇星疑作望何勞於尹喜臨北走之塞相寧藉於風胡
覩其出以標奇凝而成象既蜿蜒而久鬱亦曈曨而再
朗陋日中之青暈每駐寥空掩天際之非煙潜通惚恍
光而不耀昏以為期漠漠而淪精詎滅昭昭而黙識猶
而疑東方未明始訝乎氣之聚也地不愛寶益見乎天
將假之仰覩列位之中俯叶偃兵之後利刃猶鬱清時
幸偶宣精溢目乍殷銀漢之流侔色衞身未配金章之
綬其象也甚殊其明也則逾憤陸沉於江表結一彩於

天衢淩夾月之霞徘徊碧落透靄空之露隱暎白榆永夕猶存其光未匿一作奇光尚匿齊效珍之金景鄙如虹之玉色不因槎客之犯如遇雷公之識儻覩此以見求冀龍泉兮可得

切玉劒賦以天之利刀切玉如泥爲韻　王起

彼神劒兮出昆吾之溪既成形而若水遂切玉以一作而如泥玉則貞堅誠齟齬而難入劒惟銛利將脫頴而莫齊是以從心剖判應手提擕入水蒼之文乍同夫淬水

破雞冠之赤且異乎割雞當其琬琰外來球琳畢萃磨而不磷用之不匱以藏乎密地出匣而宣利遊恢恢之刃瑕不掩瑜剖琭琭之形刃有餘地是知不貪其寶不愛其資苟作礪而斯驗將匿瑕而可遺異匱之毀焉斯為過矣同斗之撞也于以碎之璨彼瓊華煥如縷切匪流血以為害將凝肪而必截觸可磨之玷片片氷開縱不鈍之鋒重重瓦裂應機則斷投刃皆虛可以斷珪瓚可以判瓊琚雄雄兮化龍之後璨璨兮抵鵲之餘苟在

鎔之金不虧於歐冶則指瑕之璧何愛於相如溫潤作分陸離文燭於以慰良治之至疑作志於以窒貪夫之慾耀芒而赫奕六金律刃而熒煌五玉是知斯劒之用也按之無下直之無前以剸鐘之聲乍移水碧以擊柱之勢時入山玄星文每臨夫藴石虹氣若斷於晴天然則干將所營風胡所徇或剸犀稱利或截鴻所疑進未若周王切玉之刃

延陵季子挂劒賦

脩脩隴樹兮挂劒于兹所以表徐君之所欲明季子之不欺予取予求昔藏心而可測一生一死終棄寶而如遺蓋烈士孤標之節而神明幽感之時當其昔結歡娛從容不阻孤鋒乍拔密坐之所彼眷眷於目擊此默默而心許諒他日而來思非伊人而誰與及夫歷聘上國言旋東吳訪舊友遵舊塗亦當開寶匣獻轆轤何閴水兮不待弔荒埏兮已蕪由是執龍泉而慷慨望馬鬛而踟蹰想間歲之披雲忽然而在撫今辰之切玉視之若

無且曰器可謀新室寧欺暗解腰間之善結仰樹杪而
延瞰乃脫白刃推赤心耀宿草之煌煌懸拱木之森森
錯落金鐶疑夜月而生朧晶熒霜鍔謂春氷之在林龍
形蜿蜿而未化蛟枝亭亭而欲尋解珮義廣脫驂感深
英聲遂騰於萬國善價不顧其千金嗚呼劒之擲也無
前人之行也必果誠去彼而取此非祈君之祐我無宿
諾匹之以庸庸不食言方之以瓅瓅向若蔑玄壤恡青
萍重提攜於掌握輕耿介於心靈則三尺之中空騰雲

而漫漫重泉之下將愧色於冥冥無言者道之弘不約者信之大峻節卓以特立義風紛而繁會戚矣哉挂劒之名將萬古而不昧

文苑英華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一百三

宋 李昉等 編

器用二

天子劒賦 以天生神物聖君用之為韻

李君元

物之利者稱乎劒人之尊者稱乎天固一人之所執諒四海之攸先必當曜武德靜氛烟舉之無上揮之莫前獨立而光連日月横行而氣壓山川請詳其功夫莫之盛偉夫至寶克符元聖東溟之大不足淬其鋒北斗之高乍若迴其柄信玄功之不宰曷凶德之能競足令六合靜三光正佩服而寰中小康指揮而天下大定夫然則鄙歐冶掩平津賤鏌鎁棄淳鈞彼勇不過於匹士我

威方御於兆人偶聖斯呈天地感通之謂道逢昏是去陰陽不測之謂神豈比高祖提之而起沛始皇按之而王秦為斯劒之等倫哉原其始也吹氣母鍊元精為爐而九土開闢鼓槖而八風克生應以六律制以五行帶之以恒山渤海鋒之以燕谿石城故能所向無敵莫之與京既而徵三度亦以正三統劃宇宙以玄通窐乾坤而利用彼蓮花發色玉貝騰文揮大野之中疾如雷電倚長天之外上决浮雲爭能擊刺較勢繽紛所謂一夫

之勇非為四海之君如是則犀不足劓鍾不足劙緊以聖功配玆神物我皇應昌期恢威時不耀兵鋒設道德以為固不先武力抗仁義以為師人神協賛遐邇平夷真所謂天子之劔也敢繼莊生而賦之

金劒出匣賦　韋肇

劔者主生殺之氣匣者同隱見之心鳴於其中或幽閉以為恨出乎其外信利用以則深豈徒飾以調疑作玉琱比之兼金剉雄鍅而不舉絨異氣而嘗沉者哉故劔利

於人匣因於劒蓋所以爲重俾神物而不褻亦所以表
能將瑞光而亦驗其始也若耶之溪涸赤堇之山開良
金既選歐冶爰來合純精而鑄鍊召太一與風雷厥功
既勤曠歲月而方就厥狀斯見法陰陽之所裁於是工
技之儔金鏤爲匣制其象也錯玳瑁與瓊瑰韜而藏諸
祕龍鱗與龜甲故楚王之未識我含其章風胡之將鑒
我耀其光發匣而覩爛然非常璟啓蜂以吐月刃披雲
而降霜若金隄始開橫秋水之漫漫如青天欲倚散陽

彩之煌煌夫惟義也動而必言(疑作吉)夫惟神也行而無迹號龍泉而其善可珍指斗牛而其光可射用悔(疑作晦)之際思顧盼而無遺出幽之時思佩服之無斁伊昔三劒氣凌九霄臨敵高揮而血流千里復讐虛擊而疾不崇朝苟蒙敵而未發雖晏陰之莫昭且劒之在匣蓄銳而誰玩劒之出匣器利而能斷亦將試銛鍔於鯨鯢決浮雲於天漢或提攜之未及尚埋淪而可歎願進用於張華如見知於雷煥

斬蛟奪寶劒賦 以追殘水族濟彼鷩濤為韻

獨孤授

昔佽飛兮言越川淯佩寶劒兮安流自持進孤棹以將半乃雙蛟而見追曳紐搖環欲奪晶熒之氣呼風吸浪先呈夭矯之姿初其勁楫將移輕帆未濟嗟履險以多虞歎韜鋒而自衛俄而積水怒陰雲蔽彼拏空擾霧之狀當一明一晦之際其來也壘白刃旗短袂不足以當其勢朱鬐赤鬣夾巨艦以風馳火尾金鱗奪雄鋩而電逝乃言曰彼亦何逃徒為汝勞衡黔䵢二字一作晦淚以天瞑

嵯峨而浪高徒覩夫鼎爾騰沸雷然怒號雖欲㲉其口牙其刀抗爾以千艘踣若質流若膏爾能傷予之一毛既激氣於烟景忽碎爾於靈濤是知計於生而不計於死利於劒而不利於水互出没以神鬬洶崩騰而陣起舟傍奪魄求形於似海之喉岸側甘心挂骨於如霜之齒及其沸渭碎疑作砰訇風號雷驚驤首如玄雲阻色騰䏶而白日韜精須臾勇氣勵神機生拂首摧爪奮喉裂纓方須洞於重嶮已支離於浚瀛於是海蕩山覆川

停浪肅莫不駭其類斧其族玄黃之血隨重沫於淵淪磔裂之形蝕餘威而蹙縮卒使劒返人安鱗窮血殘極浦烟霽澄江景閒逶迤然鷁首光轉錯落爾龍泉影寒氷彩猶鮮激金鐺之昭曜星文尚濕歸竇匣以闌干嗟乎寘心者其勝如此恃力者其形若彼徒欲徼倖異壯奇詭至今人語其風見英姿之卓爾

剸鐘無聲賦 以利刀無滯合神為用為韻

劒挺銛鋒鐘列重器何百鍊之堅鋼向千鈞而効試剸

於有質若無質以通玄中乎有聲若無聲而斷棄則知淬磨歲久雄稜霜利不然焉能逗撓獸之刑以中開使發鯨之聲而靜閟想提握以輕奮宜鏗錚而應刃忽投剛以泯入狀體柔而理順遂使風胡延視喜見其雄鋒子野聳聽莫聞其為（疑遺）作韻爾乃理將神契跡與道俱透茲堅重泯若虛無於是覩其用而駭矣取其類而比夫當破堅之時方切玉而則異迨絕響之後狀決雲而匪殊是以知其獲揮削之效微齟齬之虞勿以箕篚可

憑猶懷抵礙勿以金石之固尚蘊含胡宜其暗彰發揮靜應凌厲氷結於直透之始泉默於旁通之際莫知所觸故寂兮寥兮不輕其鋒信無疑無滯於戲亦由由猶通用道之肥者往無不通藝之至者物無不合苟蘊藏於求用必開張而盡納載原斯器夫莫與鄰當耿介以發銳若感通而應神所以願於重而宣利干於大以求伸果然刜音而不錚為異銛鍔而無厚可珍則剸玄犀奚可以擬議輕白羽曷足以等倫故君子謂青萍干將之刃

也可以比德於吾人

金躍求為鏌鋣賦以大冶無私祥金乃躍為韻

白行簡

金有利用躍而呈祥騰沸渭之炎彩耀赫奕之雄光始則沉潛將委形於鍛鑄終能踊躍求效用於鋒鋩於是挺奇姿奪良冶歎凡目之莫辨懼名工之或捨既翕艴之在鎔尚淵淪之未寫迸紫光而傍射期遊刃以剸犀烘赤氣而上衝願成形於斬馬徒覩其扇巨槖爍利金

聲激射勢浮沉鼂氏傾耳以駭意歐冶拭目以窺臨既
而赫矣不常爛然有待紅霞聚蓄於穹谷滄波跳出於
溟海風雷於是借威日月為之揚彩自殊美玉豈韞櫝
以沽諸顧比璚戈庶因兹而礪乃若夫流晶表異變態
無私象君子有剛柔之性同聖人不凝滯於時蓮鍔尚
融若踴決雲之刃雪鋒未鑄如呈切玉之姿矧夫騰躍
在中發揚於外君若形銷製器我則保其堅貞君若應
用衛身我則期於遠大懿其鑠為金而不離効其祥而

自殊幸托跡於鎔範希効質於規模彼號巨闕出昆吾龍藻龜文既以稱其昔有指晉麾鄭孰可使其今無嗟乎光彩陸離揮（疑作輝）華彰灼疑狂電之乍發狀長星之不落異十日之俱流殊衆口之相鑠精靈有感不憚豐城之沉神光無方願繼延平之躍哂備物之鈎戟恥分形於錢鎛容有仰詳（疑）金以立誠庶堅貞之有託

歐冶子鑄劒賦（以雷公發鼓蛟龍捧爐為韻）

先王之御天下也與物為公知文不足以獨理故資武

以為雄弧矢之利以征不服劒戟之用以威遠戎俾梯山而入貢故率土而向風懿夫歐冶實曰良工鑄龍泉之劒鍊耶溪之銅於是制良模啓鴻爐炎炭赫以震𤈦大冶屹而山孤其始作也烟氣成陣槖䡩若雷三光動色六氣飛灰蛟龍捧爐雷公擊節龍勢初成玉匣新發利可吹毛光能瑩雪此劒之德百夫稱傑此劒之用千里流血豈比乎解牛之刃自謂良庖倒載之干虎皮以包蒙莊說之以諭道周處憑之以斬蛟荆軻一拔以擊

秦柱漢祖三尺以定天下士庶得以安身王侯得以闢土是知劒也藉以防虞豈比樂云不在鐘鼓旣而切玉期用剸犀是逢嘗聞靜亂舊説為龍佩服是宜則聖掊攸重棄捐不可故牛斗是衝憑誤再彈而見於下客季札一返空挂於長松逮夫邊塵欲飛邦人斯恐猛士揮戈謀臣賈勇是殲是滅再持再捧四夷懾之以寧居一人得之以垂拱是劒也古今之重是劒也荷君之寵

昆吾切玉劒賦以利刃無儔堅刚必截為韻　金厚載

劒者金之利器玉者寶之至堅韜百錬之形迴倚天而入用斷十德之質信如泥而莫全蓋以淬礪呈彩磨礱發鮮開匣寶之炯爾切連城而爛然原其周穆西征戎王獻至刃決雲以增價鍔開蓮以逾利明星耀色固已直於千金白玉雖堅纔可當於一試於是搜韞匱示精剛謀剸割輝鋒鋩舉連環而動月掌盈尺以凝霜投刃皆虚無騞然之異響應機立斷俄凜若以分光映日惟明摇容轉潔作毀方以旁達忽離堅而中絕仰鋒亂起

初每謂如花飛應手全開終有疑於氷裂固可以鄙牛斗之氣衝陋蛟螭之精截應用無敵清貞莫儔銷白虹以影碎耀青虵而色秋黯黯文開獨（疑作猶）庭中而電轉熒熒屑落類掌下以星流素彩交光清文耀質既衛身之可保豈化龍而無必色離溫潤光開縝密形錯落以膚寒彩璘玢而皆溢是知器有異而神符物至精而用殊向若鍛非良冶質匪昆吾則安能充遠戎之獻斷抵鵲之徒倘遇英雄必提攜而可以時逢琬琰固剪截之

如無嘉予資礪乃之功剖温其之潤剸犀莫比其銛鍔斬馬難齊於利刃夫如是知鍛鍊之至精切璠璵而可信

漁父辭劒賦以濟人之急取利誠非為韻　宋言

彼子胥兮亡命江湄賴漁父兮停橈在兹旣横流而濟矣因解劒以酧之厚意慇懃何惜千金之器高情特達竟陳三讓之辭稽其去國無途迷津獨立前臨積水之阻後有追兵之急躊躇而鶴髮相哀顧盼而漁舟可入

憂心盡展憑刳木以何虞渡口雖遥挂輕帆而已及谿是拂拭青萍披陳素誠念險難以知我顧提攜而賜卿拔三尺之熒熒波間電落橫七星之凜凜掌上風生史乃莞爾興言搘頤話志本期浩淼以排難詎可倉惶而徇利酧仁報惠誠多公子之心害義傷廉異日(一作且異)老夫之意況乎此楚令方急嚴刑具陳盡索夰亡之黨先誅隱匿之人若以爵禄為念華榮是親則械爾躬而赴國持爾劒以防身整棹西歸自受執珪之賞論功北面

寧七切玉之珍蓋由惻隱為心艱危是濟方圓散髮之樂豈假吹毛之銳情高而俗慮難量語罷而鳴榔忽逝連環吐月空臨玉匣之間一葉乘風漸入寒烟之際豈不以識達精微言窮是非棄霜刃以長往弄雲濤而不歸寂寞巖烟沉東流之渺渺淒涼浦樹含落日以依依異乎義立一朝名超萬古決雲之異狀徒逞皎日之深誠不取則知美范蠡而述魯連信斯人之可伍

斬蛇劒賦 以仗劒斬蛇金铓水鍔為韻

徐寅

磨霜㸌雲雪疑作兮熒煌錯落伊逐鹿之英聖有斬蛇之
鋒鍔葢以麾正乾坤劃兮分疑作善惡楚國之姦雄徒爾
烹若窮鱗常山之首尾胡為斷如朽索斯劒也上應君
臨舒陽慘陰有其道則威若身兮靈若心無其道則鉛
其刃兮木其鐔唯上德之在火協紅爐之躍金莫不龍
活三尺霆飛半尋是何靈覘之異天啓之始而乃振戎
衣授秋水匣辭乎豐沛之邑腰入乎崤函之里日月方
瞑雲雷未起有大蟒以横路礙潛龍之舉趾於是上較

天意下量地紀視銛鋒而何斯違斯擊恠物而宛其死矣然後挫七雄削多壘豈唯仗之剪路虵而戮封豕葢將提之令諸侯而禪天子得非秦毒之奢變作長蛇漢德之儉化為神劒奢以儉陷蛇以劒斬道在晦而須顯事有增而必減果聞哭白帝之亡符赤帝之昌雖行大義亦假雄鋩莫不龜文龍藻玉鏤金裝世亂將用時清則藏十二年兮如我淬七十陣兮摧而剛空山吞象之鱗豈鈋五禾切削也蓮鍔大澤銜珠之血不汙星光然後歷

興亡繼得喪漢之滅兮魏之受魏之衰兮晉之仗晉火起兮高飛豈混煙煤之狀

文苑英華卷一百三

文苑英華卷一百四　　宋　李昉等　編

器用三

衡賦二首　　平權衡賦三首

衡誠懸賦二首　　嘉量賦一首

度賦一首　　金柅賦一首

衡賦以同律量衡為韻

先王之欲齊政立信平施執中天下之利害攸同則非

衡無以達其志非衡無以成其功故後代聖人奉之而不墜懸之而無窮遠必照乎庶物近罔欺于厥躬少多之分著彼我之情通廉者不約貪者不豐昭昭有禮殊之義洋洋有和樂之風乃以見權衡之德器用之雄也觀夫製形有象稱物以律萬萬靡差銖銖罔失雖遇寡而必舉亦裒多而不溢儻有貫竪懷虛背實雖手巧而用售終身平而貞吉節在不欺德咸有一用之則竭力於百戰捨之則甘心於三黜其昭明也有景緯之文其

重墜也有沉潛之質是以春秋仲而均之以法日夜分而俾之無妄體正居中懷柔抱壯揣千鈞之重不亂其材稱萬物之多莫窮其量夫然則人亦有是豈惟斯乎士為之物官為之衡材之云多雖默必重文之不腆雖語必輕非榮辱莫敢怨 闕 恐莫敢驚挺然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確乎不拔孰敢議其屯亨吾當顒顒視聽直心舉措豈能朶頤騰口如羹也

第二 以儀止泰一無淺觀業為韻

搜聖人知（疑）垂象伊茲衡之可觀材徑挺以繩直星連綿而珠攢惟用也甿庶不能以多少隱惟平也輕重不能以詐偽干故得萬人所以廛里物或紛競可以定黍累之圭撮利其分毫可以觀低昂之容止執中以告無或不喜則夫衡之為物其用甚大四方正而域中平七政齊而天下泰動而無欲任之故絕私益而無妨（疑作方）行之固不害然能思無不踐應倉舒刻舟之深淺問無不知表張重度骨之威儀若乃均其神道形其事業聖

人因之以平施邉鄙賴之而不怯豈欲決其差謬明其有無小人取之以作則君子見之而交孚則有王臣謇謇窂我疑秩秩洞鑒人才神無隠質諒玆衡之攸媲故守之而勿失儻陳平之見知窂州縣之如一

平權衡賦以晝夜平分鈞銖取則為韻　劉禹錫

惟天垂象惟聖作程揩二氣而是分晷度立五則而在審權衡上穆天時應陰陽之克正下統人極俾準繩而惟平於是黍絫無差毫釐必究等度量而化通遠邇體

平均而勢行宇宙當其夾鍾中律南吕戒候銅渾應節於寒暑玉漏方齊乎宵晝縣是命有司而申令考前王而是遵權輕重以審則中規矩而和鈞事埀文兮風傳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於兆人懿夫正以處中平而立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取故能用該仁里象合天文既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分持平罔虧可謂範於秉鈞之佐位疑作涖見禮記信惟一將有助於執契之君不然則何以懸之而息彼奸詐正之

而協於晨夜得平則正我之道兮允執厥中益寡裒多衆所用兮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莫可踰立規程罔愆夫龜鏡揣鈞石寧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剖斗而所爭自無方今百度惟貞萬邦承則順時設教兮靡不獲所同律和聲兮允臻其極玉衡正而三階四字一作直而懸衡以平七政齊而庶政不忒美美君臣之同體猶權衡以合德宰準繩之在心庶輕重之不惑

第二同前韻

李宗和

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之爲準驗隂陽之不忒鈞深致遠黍絫於焉靡差稱物平施晷度由之斯得惟權也分其重惟衡也取其平明乎國經固懸兹以垂範掌乎天秩如用兹而永貞衡任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清萬國萬國仰之而庶政以成當其玄鳥司分疇人敬授既量諸夕又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於土圭日夜時分已傳於玉漏莫不同度量以應其兹疑平權衡以叶其候苟順氣以頒節實從時而不謬其

功斯博其道式孚諒同君疑於遠近故不失於錙銖俾
稱物者守之無易掄材者持之罔逾皇矣我君康哉神
化萬方取則自得於均平二氣尚分無愆於晝夜不然
者何以佐璿樞之斟酌調元氣以氤氳申乎舊章孰以
權衡之大匪無同異所季疑春秋之分齊其重輕等其
規矩豈鈞銖之是待在繩準而有取固將平邦國亦以
敘彞倫七政惟齊有符乎應天之運百工咸賴實資乎
秉國之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天下而利黎人惟

正直可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

第三同前韻　　陳佑

俾民不迷茲器維則行之而萬象正動之而天下直一人不牢命任權者必公百辟以孚在持衡者守德此蓋國之恒準教以順行雖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之乗知俯下而斯重衡之正乃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直哉惟清物無偏以表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

璿璣而克正靜無偃仰若太階之既平懿夫衡之誠懸德乃是茂秉中正以不惑在毫釐而何謬衆星分列若歷歷以拱辰一權下臨正亭亭而當晝斯斟酌之所以俾名實以相副者也爾其觀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重銖以和鈞稱物平施則其道無極從時利用乃有命惟新既審度而攸凖夫何患乎不均安則無傾正以順化四時行令必因其陰陽一德奉天諒貞夫日夜是知分寸相生成乎象盈虛有準覩夫文因黄鍾以起數應

玄鳥之司分爾乃七政允修五常斯覩為時德也誠金義而木仁為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既輕重之必審雖細微而待取平之為美曲逆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是為殷輔兹乃衡之為道也可大權之為義也斯孚繩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於黍累用有識於分銖若夫求平之至者執中之謂乎

衡誠懸賦以無敢欺以輕重為韻　張賈

衡稱物以致用誠至精以作孚惟衡也表正直之有則

惟誠也俾輕重之亦疑踰是將默運乎規矩顯微乎錙銖齊日月於七政協天地於三無且衡之德也權以相扶正之道也禮之為樞行疑得其誠而物無不應禮歸於正而奸不可誣是知大德所感小人是絛舉輕為重彼於信而自虧犯正以邪將畏禮而罔敢衡之用也可大衡之設也無欺既有別於高下固非差於毫釐懿夫設爾而倚坦然而夷其大不讓其細不遺始執謙而益矣終忌滿而損之必盈縮而得度乃中正而自持弘於

道深可均於五則遵乎信宜作配於四時原夫衡為器之軌禮為邦之紀宰物者必察其所持為政者必視其所以均則無怨是將施德於人審乃不欺故曰為仁由已彼天下之至精實至人之用情衡持平而固本權應變而定傾俾廉者之中節抑貪夫而不爭虛而受鈞石不能以為重進而就圭撮不足以為輕惟合德之為美故進退而有程我有司以守職操持羣才所奉秉正直之權衡察善敗之輕重此所以振千古之貞範副大君

之垂拱者也

第二同前韻　陳佑

衡之誠也義在乎有孚懸之審也法貴其不渝先賢所以弘建作智者所以通規模俾人事之在疑準在權衡之合符端平可以揣金石輕重可以分錙銖遠取諸天既齊七政不私於物亦象三無質因材而斯宣文綴星而可覽臨用詳備而有誠物情詐偽而何敢此良工之度木同藥鏡之照膽故審其思者爲衡可持端其事者

於物無欺以之忖刻舟爰定其圭撮以之明度量不失其毫釐實同逵於執政將一體於有司誠可大而可久必念兹而在兹若乃貿遷有無應用鄽里萬物稟原百貨資始苟執其均平孰不我以稱物則合於聖人有常乃比於君子至哉權衡功與利并成天下之務其利斯博為天下之式其功不輕道在乎至要理歸乎至貞提握之間而萬人取則尋尺之内而九有致平豈不以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守而勿失用之必行將度量而並設

與規矩而齊名掄材至精多士無擁疑以權衡擬升降以中正為遵奉當平施而不差仰衡誠之義重

嘉量賦以金錫無耗然後量之為韻　敬括

作之嘉量其義惟深嘉者以善為節量者用平其心窮微於子穀之數酌憲於黃鍾之音葢取諸象爰範于金亦既成止其儀可覩堅外可程虛中受益功格于衡鏡實同乎珪錫以分多少寧患乎不均以立信仁抑行之無數然美其方能立矩畢莫可踰出入罔忺包含式孚

徇公滅私乃為而勿有納新吐故亦用當其無理將神而共契跡與道而相符且器守乎謙人惟𠩄操人非器罔主器非人奚導不謹則詐偽生端無方則羨溢為耗職是司者胡顏相冒由此言旃不其至然外乎則槩斛（前漢律歷志作旄）乃旁穿既因物以進退亦與時而貿遷施於政而四方仰則毗乎理而百代猶傳誠可美而可尚願斯焉而取焉異乎大小區分高卑奇偶始增撮而就合卒聚升而成斗隨求而獲進獲退順動而何先何後洎乎

職與都尉計起弘羊洽平糶而作典布均輸而有方常平由是以實大國因之用強豈比天有斗而酒漿不挹山有谷而牛馬空量然而當春秋分之期為晝夜至之時于以較矣于以用之實萬人之所欲敢望聞於有司

度賦　　高邁

昔在太始原於物初天地草昧建皇王以為宰淳朴自理非賢臣而勿居歷雲官與鳥職接洪範而周書無不較權衡之輕重考度量之盈虛因物以極神託數以明

象積分而成寸引尺而為丈列陰偶而陽奇法天三而地兩凖之億萬其如指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隨物而應施不失平其至妙也多少不能以藏數其至微也長短不能以隱情易而無欺簡而無惑節之以禮其儀不忒聖人進退以觀象君子方圓而取則戒百王之規矩為萬代之繩墨欽若伯禹聖哉為王道濟天下爰釐疑大章投足既廣行地無疆彼里之難測用度之可量四時以日月為明萬國以君王作大同衡律而一軌量海

內平而天下泰居日中而成市覿異方而畢會在商賈之所資惟尺度而爲最夫道以神契物以言筌義無不盡理無不全度之爲物也資道以爲用度之爲道也託物而無偏述斯往矣吾不知所以然

金柅賦以貞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　孫汝玉

聖人患人情多遷物象不一爰指道樞之要因明金柅之質蓋以金則持堅而有常柅則制動而無匹當全模於大野治疑作曾因鼓鑄之功及入用於生民克保安貞

之吉原易道之所施得器度之攸宜任重而難勝者非剛莫能致其定利轉而不息者非一無以止其隨所以適其所適斯焉取斯在如輊如軒之時自能勁挺處無輗無軏之地物莫稱推美其叶範選疑而見辭取鍜鍊而興制雖成形於槖籥不假飾於磨礲常無銷鑠懷可以明確稟安排之理端居退止之旌首於萬化之内而及百度惟貞然以上經之旨雖分先儒之見無果一以節驅馳而為事一以當徑路而待我苟在鎔而備物固

察其所由如持重以知名則用無不可是則寓質之時惟工所資將永平於軌轍亦致理於麻絲不為事遷可類仁之方也終然靜勝固知道豈遠而夫如是觀六爻之所總皆遵乎不動驗一德之可稱莫與彼爭能我皇由是立心堅固引義依憑躁競者息之於靜域回邪者制之於直繩然則金柅之為器也於今而其道益弘

文苑英華卷一百四

文苑英華卷一百五　　宋　李昉等　編

器用四

八月五日花蕚樓賜百官明鏡賦

趙自勵

天下之美風猷崇五日重千秋歡心達於四海聖澤均於九州是日也天子以載誕昔辰同漢武猗蘭之殿登高撫政則聖文花蕚之樓皇帝乃御龍衮拱洪休申景命於萬方寓縣賜明鏡於百辟公侯偉其爛矣生光炯爾明發色洞秋水精涵夜月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明不盈不闕洛爾千品晶爾萬官欽哉明

主之錫訓爾為臣之難手平者必正體靜者必安水清則鑒澈表直則影端居燥濕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大而虛受是之謂內寬可以勵心者堅白可以接翼者鵷鸞擬兹鏡之在匣則何憂乎考槃於是羣公卿士謦扈仙蹕寵賚自天恩深此日執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明鏡者無所隱其質並陳力以効能各呈才而獻術莫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有德於咸一

金鏡賦并序　　崔膺

鏡之鑒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搖涵虚待物物莫之撓有同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

太陰之精流為金英隱耀山谷待人啓明在鏡未辨因和（疑作扣）得聲良工懐撰銷鍊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工非我無以發名於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鋨日中鑄成磨洗既畢澄瑩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腴晴空天地洞通萬象在中虚涵不窮湛為寒潭揺為飛電任在公以無心有妍媸而自見鬼無遁靈怪無隱形潛應

變蝕氣運青冥向陽烏而燧發照金波而水冷或青春曉霽挂於廣庭照耀承霤皓景延晝乍見紅顏之外透忽驚粉壁而中漏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烟蘿遥列於階前青翠倒寫於堂後或夜懸高閣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為一規分月而成雙玄蟾躍影於藻井姮娥飛艷於前窓有時深房倚在暗壁隔簾帷之重掩誘雲山而入隟方高臨以思玄見寥天之凝碧若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雲掩七曜而光絶波揚百川而影滅宇宙晦蒙我

獨皎潔羣物蕩摇不撓澄澈時清則動日月而揚輝天昏則與氛霧而迥别人皆持此以飾容余將鑒之以明節

千秋鏡賦以鵲飛如向月龍盤似映池為韻　張彙

伊惟仲秋日在端午我皇帝出震膺殿誕膺紫微祥光夜合佳氣晨飛聖人作而萬物覩固先天而天不違是以禮容之威六葉交映或體天以設軌或因時而布令乃啓新節獻金鏡刑于四海加于百姓虛以受物則萬

象必涵金以平心而九流惟正當其時也天宮㡳里公
侯卿士各薦其明用申知己雖大小而殊致必規圓而
相似且夫考工垂典匠人有作或鑄或鎔是磨是削刻
以為龍鏤以成鵲初臨玉扆透鸞景而將飛未樹金墀
拂菱花而不著徒覩其用之則滿捨之則虛固無私於
物類非取鑒以焉如爾其提握見重光芒未歇若清潭
之無比類瑤池之有月加以題古字隱盤龍無藏菲薄
無漏纖濃瞇空而天地且齊照遠而山河更重豈獨淋

漓玳瑁之床澄澈芙蓉之帳熒熒綺疏之下皎皎青樓之上有美人兮無良媒飾娥眉而相向者也所以吾君欽崇萬化錫賚百官其表不枉其形必端詩所謂我心匪鑒豈不戒於遊盤別有照象無瑕含光未知方有期於見膽竊自比於臨池儻先容之可致庶斯焉而取斯

太原進鐵鏡賦以清光含眾象為韻

喬琳

晉人用鐵兮從革無方其或五金同鑄百鍊為鋼雕鐫而雲龍動色磨瑩而氷雪生光爛成形於寶鏡期將達

於明王故有徹侯君疑守方物底貢擇使而天驥共飛登車而海月相送妍媸之鑒已久肝膽顧呈者衆鏡之既明星衢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霽凝輝而四海俱清應人無疲知道不虛受處已不厚見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朗提攜偃仰旁窺而山澤入懷俯視而雲霄在掌雖因時而委照不俟物以呈象圓規可轉處順之物攸先勁質無虧持盈之道彌長墨客因進而歌曰金之精兮衆寳所參鏡之明兮羣象所含清至瑩兮氛埃不雜明

至察兮醜類相懲幸忝泰臺之一鑒與飛鵲而圖南

鏡花賦　　何據

金鏡精寶兮珠秀華臺插珊瑚之樹鈎垂菡萏之花映若無質循則有體洞碧空其何際湛清潭其絶底鸞舞翩於曈曨龍怒鱗於清泚淮南王懸而玩之東方朔見而稱曰此瑾瑜之榮碝礠之英負陰而内景氷澈面陽而外景花明惚兮恍其中有象杳兮冥其中有精爾乃遇妖閒之佚女洵疑清爽之芳時爭捧鴛匣臨乎鳳墀

既翻輪而隱耀又飛花以生姿如玉之明如雪之皎度翠壁以星落薄乘鹿而霜晶拂高凌深緣隟入奥乍滅没而在空遂迷失其所造徒美夫不根不蔕扈扈煌煌若漢皐靈媛解仙佩洛川神女獻明璫似珠水梁簡文鏡銘水淨珠明之皎皎日月之相望芒角璀錯罔兩揺揚至用在無兮摶之不得極虛為有兮應而不藏淮南王曰旨哉大夫之體物也

古鏡賦以明達古今鑒無善惡為韻

此鏡何代良工鑄成四規是徹百鍊彌輕裁氷比麗止
水伴清時開寶匣以厭山精時既荷於提挈敢有渡於
將迎所以圖象必盡運疑態必呈天地不藏毫髪不形
恍孤鸞之舞影怨垂淚之表情曉挂玉堂將助晴陽之
照夜流金鵲不讓太陰之明夫其月睹開奩窻昏啓闥
目短自見因君以達髪亂未理待我將谿曩者久積氛
霧半沾沙土蟾埋影澀痕深翳聚其性不耗其器不窊
何造化之寄物歷春秋之萬古幸得懷鉛再治負局斯

臨盤龍發彩玄兔生陰篋笥見賞緇塵不侵鑒窮高遠光燭湮沉舉棄物於未發喜昔人之遺音（未見今字官韻）何異荊山辨玉豐城識劍莫英虧而轉麗乎（疑）冰鋪而不陷近日而陽燧無焰向人而玄髮奪鑒若乃秦樓對月魏乘臨珠共照而車中轉麗雙明而臺上不孤持衡在人銓著重其進退元龜不遠掌握通於有無夫其創物斯妙成規作典蓋視有同異而鑒無深淺秦得金以龍興夏亡玉而國翦踰無不至作戒示於後昆湛而不流比

水通於上善國工是作端形是託將審已於寸心察衆人之所惡

照寶鏡賦以殊寶潜翳照之必呈為韻

王起

先賢鍊金鏡之英照懷寶之精寶之産兮逾祕鏡之瑩兮至明藏諸土中雖沉埋而爲恨引於地表終錯落而皆呈將竭工巧灼爍堅貞以通幽為用以利物為情豈惟雕盤龍而耀彩鏤飛鵲而增榮若乃金玉方潜珠璣未出或山藪而埋照或土石而混質連城之價蔑聞照

乘之光遂失雖卞和之欲獻我色猶深雖隨侯之見求我藏猶容然後玉匣啓銀華溢用物而不將不迎隨人而無固無必乃夜入榛蕪傍求瑾瑜氷彩前射月華正孤將善價而無隱與佳氣而相符在樓臺之中我用無展當藍田之下厥道斯殊遂使的皪珠色朗然合契皎潔瓊華洞然無翳時暎山玄之氣乍透菱花之際璞由是而成琢金因之而作礪是知鏡能融朗寶莫沉潛彼照膽而必徹此藏器而無淹集琬琰之資鸞形乍合騰磨

礱之色虹氣斯占固其涵清明之質體虛無之道滿堂由是而獲珍厚地詎閟乎藏寶豈比夫魏宮之所施秦臺之所持鑒鉛華之小者曷懷異而求之况有處幽沉戢光耀愧無不琢之質復仰無私之照

山雞舞鏡賦以麗容可珍照之則舞為韻　皇甫湜

有珍禽兮在南土金碧其容質蔽蔽二字疑其毛羽氍夫色必自鑒以呈形愛其儀故乃見而屢舞從裔壤貢丹墀未識儆儆之狀徒覩采采之姿是詢孺子爰發此思

知照水而自窺尚且心乎愛矣俾對鏡而言舞不勞歌以送之於是爛出雕籠鶯成綺翼奇章若繢翠彩如織瞥然影起作躞蹀以多姿歘爾形分遂蹁躚而可則苞七步之節奏備八佾之程式俄俯仰乍逡巡透雪彩而姿逸洞銀華而色新錦臆雙呈因疑其若合花毛兩向未知其孰親一作真視月中兔形自隱窺臺上鵲影慙陳駭目自遺百戲忘飡奚顧八珍對百鍊而流睇翻五色而交麗異巴渝而折旋類夏釆而行綴揺金距知非善

闕所為轉朱身庶與來儀相契方激昂而匪懈將偃仰而增鋭誰云不節之儀式表能勤之繼暎朱光而影耀射金景而私照兩邉而分寸不差一體而纖毫必肖類鳳因簫感哂鶴為琴召豈假為冠於漢然仰我威容不同似木於齊方稱乎覿妙宜其鸞回於綺殿雪落於青瑣雖自好而則然必假鑒而獲可變態盡其妍不曲折擬諸形容幸無私於一照庶餘光而可從

第二同前韻

趙殷輅

雞開美錦鏡隱蟠龍雞則彪炳兮五雲之狀鏡則清澄兮止水之容是得比形鼓舞偶影相從蹶躃初臨向月輪而迴眄婉婉翩翾將顧暎菱花而疊足重重質貌既異威儀可覩進退雅符於節奏曲折冥契於規矩投身究轉若赴簫韶之音矯翼連軒似合桑林之舞形其動矣影亦隨之類塤篪之並得同律呂之相追故人之視焉知分形之有別禽之恱也謂一體之無疑不馳心於綠水自結念於丹墀豈比夫在仙都而思曉入雅頌而

興詩者哉徒觀夫雞不倦臨鏡無疲照覩其形而屢舞謂其侶而相召寧知大樂之同和自合無聲之要妙且鑒物兮在我故欲照兮無可無不可其禀氣也合德諒茲舞而有典兮有則儀日而鳴遇陰而息雞之在鏡類鸞翔之入雲空鏡之納雞若朝霞之映潭色原其始也徘徊山谷綿歷星辰每念栖於丹闕茲獲貢於虞人由是辭荒徼入函秦優游青禁顧盼紫宸則昔之在山也雖藴姿而誰語今之舞鏡也方呈質以効珍孰與夫翻

飛青崖之側照一作眙彰幽洞之濱五德備兮其容不細

衆彩煥兮厥狀逈麗幸朗鑒之斯臨莫疑獻奇於魏帝

屈刀為鏡賦以神仙異術變化無方為韻

崔護

惟刀鏡之異名共堅剛以為質懿靈仙之手澤得微妙

之心術銛鋒始拔乍盤屈以規圓朗鑒俄成駭拂拭而

光溢則知道藝之祕變化之神實希夷而有德寧積習

而可臻愔然而電影初散煥爾而菱花已新用不假物

力非因人可以矯而揉可以引而伸歘應手以從革爛

含光而足珍霜刃既摧氷光乃見自金鏁而耀彩入寶匣而增絢道高欒氏鄙噴酒而雨飛術邁壺公輕投杖而龍變諒成形於頋指豈勤力於鑄鍊在剸剖之則遺將妍媸而必辨仙術斯遠人情匪量雖五金勁質百鍊純鋼或卷舒而在意信玄妙之無方利用無虧同切玉於周后明輝既就齊照膽於秦王軼前志而稱奇著幽經以標異始孳而雄鋩若失屢照而清光不匱覩神迹之昭彰識靈訣之與祕是將手以為炭心以為爐既可

引而可屈亦何有而何無考乎誠與玄而契稽乎理爲
道之俱昇哉術亦無詐將本之於神化法不可傳徒仰
之於列仙雖改其狀不渝其堅初徑挺以繩直終青熒
而月圓昔也爲刀則犀兕之可斷今也作鏡知鑒照之
無偏儻或收於一割與鸞影而鶯遷

文苑英華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一百六　　宋 李昉等 編

器用五

臥讀書架賦　楊炯

儒有傳經在乎致遠力學在乎請益士安號於書淫元凱稱於傳癖高眠孰可詎貽邊子之嘲甘寢則那寧恥宰予之責伊國工而嘗巧度山林疑以為格既有奉於詩書固無違於枕席樸斲初成因夫美名兩足山立雙鉤月生從繩運斤義且得於方正量枘製鑿術仍取於縱橫功因期於學植疑作殖業可究於經明不勞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雜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風清夜淺

每待蘧蘧之覺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股因茲而罷刺膺由是而無服庶思覃於下帷豈遽留而更讀其利何如其樂只且中（疑作巾）遂挂於簾幌屐誰曳於階除每偶草玄之子不親非聖之書比角枕而嗟若匹瑤琴而病諸爾其臨牕有風閑戶多雪自得陶潛之興仍秉袁安之節既幽獨而多閒遂憑茲而高閣讀易則掤於索隱習禮則防於志悅儻叔夜之神交固周公之夢絕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可披墨沼之前謂江帆之

乍至書林之下若雲翼之新悉動靜隨於語默出處任於睨推必欲事於所事實斯焉而取斯因謂之曰爾有卷兮爾有舒為道可以集虛爾有方兮爾有直為行可以立德濟筆海兮爾為舟航騁文囿兮爾為足翼故吾不知夫不可聊逍遥以宴息

雞距筆賦 以中山兔毫作之尤妙為韻　白居易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長毫合為手筆正得其要象彼

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騁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製(一作傳)在良工拔毫為鋒裁(一作栽)竹為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一作銳)窺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於三穴之内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相(一作而)同故不得免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有度染松烟之墨灑鵞溪之素

莫不畫為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戰陣二字一作交戰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殘於寒兎又安得取名於彼移用於一作在茲瞇赤莞狀紺趾乍舉對紅牋疑錦臆初披蝦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栖之夕揮鋩拂鋭又似乎奮拳引鬬之時苟名實之一有相字副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為號者質陋折蒲為書者體

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
化出一作作銀鈎夫然則董狐操可以勒為良史宣尼握
可以削一作刪定春秋夫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不
取雞之冠者惡其柔一作軟弱斯距也如劒如戟可繫可
縛一作可以繫縛將為一作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鍔遂使見
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拙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
而鳥跡落縹囊或一作惑處類藏錐之沉潛圓扇忽書一作
圓扇或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書臨水負笈辭山含毫既

至握管末（一作迴）還過兎園而易感望雞樹而（一作以）難攀顧爭雄於爪距之下冀得雋於筆硯之間

五色筆賦（以徵諸嘉夢藻思日新為韻）　竇絅

物有粲奇文抽藻思含五彩而可寶煥六書以增媚豈不以潤色形容昭宣夢寐漬毫端於一勺潛含水章施墨妙於八行宛成錦字言念伊人光輝發身拳然手受灼若迷真戴帛鷩纈文漸出臨池訶蓮影長新効用辭林分宿鳥之丹羽呈功學海間游魚之彩鱗所以成盡

飾之規得和光之道輕肆力於垂露覩流精於起草俾
題橋之處轉稱舒虹當進牘之時尤宜奮藻掌握猶重
文章可矜糅松烟以霞駮操竹簡而淚凝黛使書紳黼
黻之容斯美如令畫像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斑然
不一搞握彩以冥契刷孤鋒而秀出紛色絲兮宜映練
囊暈科斗兮似開緗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於良霄呈
烏跡之前想烏凝於瑞日當其色授之初念忘形而獲
諸覔交之次驚目亂以相於將發揮於拳疑錄石闕

書秉翰苑之間娟花陰而蔚矣耕情田之上臨玉德以班如是能潛暎丹誠暗彰吉夢嘉不亂之如削意相宣而載弄混青蠅之點取類華蟲述皓鶴之書思齊彩鳳故可以彰施薙葉點綴桃花舒彩戔以增麗耀彤管兮孔嘉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以窮奢曾不如披藻翰而發光華

筆賦　韋充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兹載事或表含章雖發跡于衆

毫誠難頡脫苟容身於一管豈是鋒鋩進必顧言退惟處默隨所動以授彩寓孤貞而保直修辭立句曾無點畫之虧游藝依仁空負詩書之力恐無成之見擲常自束以研精擇才而丹青不閒應用而工拙偕行所以盡心於學者嘗巧於人情惟首出筒中長憂鉛銳及文成紙上或冀知名以其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寫亦一毫而不墜何當入夢終朔暗以相親倘用臨池詎欲辭於歷試今也文章具舉翰墨皆陳秋毫似削寶

匣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是則止有所託有因然後録名之際希數字於依仁

斑竹筆管賦 并序

李德裕

予寓居於一無此字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為小賦以報之

山合沓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緣層嶺兮茂奇篠夾澄瀾兮聳修竹鷓鴣起兮鉤輈白猿悲兮斷續實璀

璨兮來鳳根聮延兮一作根連延而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兹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瑤瑟兮怨深灑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嵓趾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操一作栽裁以成管因天姿一作資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泰初憂而絕筆殷浩黜而書空忽有客以贈鯉遂啓一作起予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之一無此字方侈增其炳煥綴

明璣以為柙飾文犀以為玩傅子曰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隨珠發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飾必象齒之管也○發一作裝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況乃彤管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以操牘張得之以書紳惟兹物之日用與造化而齊均方寳一作資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凡一作皆集本

石硯賦以山水輝映墨妙筆精為韻　張少博

硯之施也被乎用石之質也本乎山温潤稱珍騰異彩

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斑葢求伸於知巳爰待用於君子故立言之徒載筆之史將吮墨以濡翰乃操觚而汲水始爛爛以光澈終霏霏而烟起或外圓兮若規或中平兮如砥原夫匠石流眡藻熒生輝象龜而負圖乍伏如鵲之緘印將飛設之戶庭王充之名巳著置之藩溷左思之用無違徒覩夫清光影耀貞質霜浮符彩華鮮精明隱暎皎如之色比藏氷之玉壺煥然之文狀吐菱之石鏡當其山谷之側沉竒未識韜玉吐雲懐

珍隱德及乎入用以磨礪因人而拂拭故能撫之類磬發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垂文以呈象亦澄瀾而漬墨硯之用也詎可與歎而焚石乃堅然孰謂有時而泐斯可以正典謨之紀垂篆籀之則者也遂更播美六書傳芳二妙用之漢帝常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是以遺文可述茲器奚匹匪銷匪鑠良金安可比其剛不磷不緇美玉未可方其質光鳥跡於青簡發龜文於鴻筆則知創物作程事與利并茲硯也所以究

墨之妙窮筆之精者也

第二　同前韻　黎逢

有子墨客卿從事於筆硯之間學舊史之暇日得美石於他山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精研而染墨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為用久而不渝故以為美器成上古徵闕里之素王匠法增華叅會稽之內史且王言惟一道心惟微于以幽賛由之發揮從人之欲委質莫違代若遐棄文將疇依肅

觀光而霧集賴設色而煙霏實將振文而為邦豈惟藴玉而山輝者哉君無謂一拳之石取其堅君無謂一勺之水取其淨君其遂取我有成性苟有輔於敷閱固無辭於藴暎惟聖人有大寶昊天有成命莫不因我以載形以我而施令志前王之事業作後人之龜鏡夫物遷其常天運不息水有涸兮石有泐代貴其不磷我則受其磨代貴其不染我則受其黒象山下之泉為天下之式因碌碌於俗間類栖栖於孔墨嗚呼辭尚體要文當

絕妙雖濡翰其不疲無煩文以取誚爰貢君子以其勁質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對此大匠廁諸鴻筆見珍於殺青之辰為用於草玄之日夫氣結為石物之至精攻之為硯因用為名事若可久代將作程斯器也不獨堅之為貴諒於人之有成

孔子石硯賦　王嵩譽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覩器用宛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尚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王近霸年

止綫徂綫遷任往迴於几席垂翰墨於韋編時亦逺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玆而不捐洎乎俗逺聖賢教遺齊魯列廟以居先師仮主上熒熒以光徹旁羃羃以色固介爾貞堅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無闕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典墳必藉玆器用成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銅模龜首雕飾為用陶甄可久横彩烟而不絶添緑水而常有豈如石焉斯為不朽昔偶宣

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遒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縫掖書生獻策東京仰希先哲攻文後成叨秉筆以當門愧含毫而頌聲

書軸賦　　呂牧

方輿之靜也軸居其重大輅之轉也軸當其用夫履端抱圓何所適而不中則有飾以金玉文以丹漆作駢首於青梭或周身於縹帙雖偶提而偶攜亦無固而無必故能退尺則不短進寸則不長得隨時之舒卷合君子

之行藏劉向校書之時徧薫蘭氣揚雄草玄之所獨染芸香其質則微其用不淺若輪轂之負載同戶樞之開轉能藏飛鶴之書吏掩迴鸞之篆妙揮疑諫以處厚每求伸而先卷遭秦則玉質斯焚入漢則石渠可踐別有韜黄公之祕畧懐王烈之素書探禹穴而誰見啓金縢而有諸仲宣之藏萬卷惠子之藏疑五車非我軸之何實能懐文以自如豈俟脂膏後運枘鑿方虛彼所持而有待假經籍為遽廬

獺皮書袋賦

王起

懿彼玄獺生於水鄉始殺身於河涘卒成器於書囊仍彼殘文不假乎雕刻裁以新製自合乎圓方既出納而一作於斯取亦局鐍而有常想夫下泉委質上天致祭紫府咸萃丹誠若契宜介福以全生奚徼禍而致斃苟利人以獲助甘成器於此際則有攻皮之工嘗巧於中遺文勿剪輕縷潛通圓其蓋則合而能固柔其質則用之不窮謝水府之至樂入書林而見崇外也蒙茸毛有所

傳中也駢坒坒比利切地相次坒也一作攢書有所聚翰蔚矣之文章祕煥乎之詞賦彌縫則密豈亡三篋之書周旋必復豈涉九衢之路若乃青簡疊至尺素交馳藏筐篋而不可寘懷袖以攸宜必資之以善閉克守之而不遺雖納以魚牋乍似噬魴之日臨乎墨沼寧同赴汨之時動必依人靜而挂壁滿貯攸戒緘縢受益其來也江海至深其潔也波瀾所滌掩青囊之貯卷異豹文之成烏既翰墨之居珍幸提攜而無數

文苑英華卷一百六